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V.S. NAIPAUL
NOVEL

抵达之谜

奈保尔小说

◎ 邹海仑 蔡曙光 张杰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奈保尔小说

V. S. Naipaul

抵达之谜



◎ 邹海仑 蔡曙光 张杰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MAHONG/11

原书名: The Enigma of Arrival

作者: V. S. Naipaul

Copyright © 1987 by V. S. Naipau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2-117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抵达之谜/[英]奈保尔(Naipaul, V. S.)著;邹海仑

蔡曙光张杰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1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735-9

I. 抵... II. ①奈... ②邹... 蔡... 张... III. 长篇
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8136 号

抵达之谜

作者: [英]奈保尔

译者: 邹海仑 蔡曙光 张杰

责任编辑: 王晓乐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印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10000

印数: 0001 - 5000

书号: ISBN 7-5339-1735-9/I·1525

定价: **26.00 元**



CLASSIC IMPRESSION



主编 宋兆霖

CLASSIC IMPRESSION

编辑手记

《抵达之谜》是自传性的，奈保尔将自己的生活转化成了写作的材料，描绘了他从特立尼达到英国的大转移和在英国南部一个有着殖民背景的庄园里的静居生活，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乡间峡谷的挚爱。这是一位殖民地居民在压迫者古老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故事。

意大利画家基里科的早期画作《抵达之谜》并不起眼，却是奈保尔创作同名小说的渊源，按他的说法，它以一种间接的、诗意的方式，使他注意到自己体验中的某种东西。旅行者、陌生的城市和饱经沧桑的生命是作为作家的奈保尔为自己找到的“抵达之谜”。

奈保尔对殖民者取和解的态度。面对宗主国乡间的衰败和废弃，他的笔触平和中带着哀痛。在这儿，殖民者和受压迫者、主流社会和普通劳动者的界限已经模糊，他看到的只是一个个饱经沧桑的生命和匆匆的旅人。所以，他赞许农民杰克恣肆粗放的生活意趣，对园丁布顿穿着打扮上的附庸风雅和向穷人装富的虚弱心态持宽容的立场，同情被衰弱病困扰的庄园主和他那日渐残败的帝国荣光。但他毕竟是一个无根的移民作家，由于对宗主国的认同，虽没有“去归者”的困境，却仍有“外方人”的疏离感。他的姿态终究是旁观者的姿态，他的目光也始终是游离的。

心怀挚爱纪念

我的弟弟

西瓦·奈保尔,他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生于西班牙港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三日逝世于伦敦

经典作家

V.S. 奈保尔 (1932—)，英国移民作家。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一个印度家庭。奈保尔在西方享有盛誉，与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其作品曾获毛姆奖、布克奖等重要文学奖项。200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说：“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被压抑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重要作品有《米格尔街》、《抵达之谜》、《河湾》等。作品主要写亚非拉美种族混居地区人的生存状态，表现了后殖民时代的世态人心。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丛书策划 曹洁 李庆西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目 录

第一卷

杰克的花园 / 1

第二卷

旅程 / 105

第三卷

常春藤 / 202

第四卷

乌鸦 / 313

第五卷

告别仪式 / 367

第一卷 杰克的花园

最初的四天，一直阴雨绵绵。我简直搞不清楚我是身在何地。雨住天晴之后，越过我小屋前的草坪和车库、谷仓，我能看到一片片的田野，一行行的树排列在田野周围；远处，借着天光，可以看到一条小河在闪着微光，很奇怪，有时候那闪闪的微光显得好像是从地平线之上发出来的。

这条河人称埃文河；不过可不是和莎士比亚息息相关的那条河。后来——当这块土地具有了更多的意义，当它比我长大的那条热带街道吸收了我更多的生命——我便能把这一片片有着一些沟壕的、平展展、湿漉漉的田野看成是“水草牧场”或者“湿地牧场”了，而把小河对岸那些低矮平缓的小山，看成是“丘陵”。不过在那会儿，在雨后，我所看见的一切——虽然我已经在英格兰生活了二十年——只是平展展的田野和一条狭窄的小河。

那是冬天。有关冬天和皑皑白雪的念头总是令我兴奋；但是在英格兰，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一点儿它的浪漫味。因为我发现，在英格兰，冬天很少表现得像我当初在遥远的热带海岛上想像的那么强烈、极端。在另外一些地方，我经历过严酷的天气——在一月的西班牙，在一个靠近马德里的滑雪休养胜地；在印度，在十二月的希姆拉，还有，在八月的高高的喜马拉雅山上。但是在英格兰，这种天气似乎难得现身。在英格兰，我一年到头都穿同样的衣服；很少穿套头毛衣；几乎不需要大衣。

虽然我知道夏天总是阳光灿烂，而冬天树木总是变得光秃

秃的，活像一把把扫帚，就像罗兰·希尔德^①的水彩画里一样。但是这年——至少是那些植物，甚至气温的变化——对我来说都未免太阴暗了。把一年里的某一部分或某个季节与其他部分或季节区分开，对我来说是个难事；我没有把各式各样的花朵和树木叶簇的变化与任何特殊的月份联系起来。不过，我喜欢看；我注意所有的事物，每每会为繁花绿树之美和晴朗的黎明、灯光璀璨的深夜之美而感动不已。冬天对我来说主要就是那么一段时光，白天很短，还在上班时到处都亮起了灯光；也是有可能漫天飞雪的时候。

如果我说，我是在冬天来到这座河谷里的房子的，那是因为我记得那浓雾，那四天的绵绵细雨和茫茫浓雾，它遮掩起了我周围的一切，对我那时的焦虑做出了回答，我为我的工作和搬到一个新地方而感到焦虑，这是我在英格兰多次搬家中的一次。

那是冬天，也因为我为取暖的费用发愁。在这座小屋里只有电——它比煤气和柴油贵得多。而且这座小屋难得热起来。房间又长又窄；而且离水草牧场和那条小河不远；水泥地面比土地高不过一英尺左右。

然后，一天下午开始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皑皑的白雪覆盖住我小屋前面的草坪，覆盖住光秃秃的树枝；勾勒出一些不起眼的景物的轮廓，勾勒出草坪周围一些空旷而古老的建筑的轮廓，此前我还没有注意过它们，或者还没有完全仔细地打量过它们；就这样，渐渐地，在我琢磨着那飘落的飞雪的同时，一幅我周围环境的粗略图画就在我的四周形成了。

一些兔子跑出来在雪地上嬉戏玩耍，或者在吃草。一只母兔带着它的三四只小兔，在向前移动。在洁白的雪地上，它们是一

^① 罗兰·希尔德(1905—1993)，英国伟大风景画画家。主要作品有水彩画《老谷仓与冬树》、《克利夫顿悬索桥》、《冬日风景》等。

些不同的、显得有些肮脏的色点。这些兔子的画面，特别是它们在雪地上带来的新色彩，唤起了或者造成了这个冬日白天的另外一些细节：将近黄昏时的雪光；草坪周围那些陌生而空旷的房子变得洁白、清晰，也更加显眼。它也唤起了我对那片树林的回忆，我想我是在正在变白的树篱后面看见那片树林的，此刻，那些兔子正在树篱前吃草。那洁白的草坪；一些空房子耸立在它周围；那道树篱在草坪的一边，树篱有一个豁口，一条小径；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了一片树林。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树林；它只是大房子后面的一个旧果园，我的小屋就在它的地面上。

我看见的东西非常清晰。但是我并不知道我正看着的是什么东西。我还完全没有适应它。我还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之中。虽然，有某些我知道的东西。我知道我乘火车来到的这个城市的名字。它叫索尔兹伯里。它几乎是我以往知道的第一个英格兰城市，我对它最初的概念，来自我小学三年级时课外读物里面康斯太布尔^①的油画复制品——索尔兹伯里的天主教堂。那还是在我的热带海岛上，当时我还不满十岁。那是一张四色的复制品，当时我以为它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图画。我知道我来的这所房子，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条河谷里。

除掉那幅浪漫的康斯太布尔复制品之外，我带来的关于我的住处的知识是语言方面的。我知道“埃文”^②这个词的原意只是河流，正像“汉德”^③原意只是一条狗，任何种的狗。而且我也知道瓦尔登肖的一些基本情况，瓦尔登肖就是这个村子的名字，也是我所在的这个庄园的名字——我知道“瓦尔登”^④和“肖”^⑤

① 约翰·康斯太布尔(1776—1837)，英国著名风景画家。

② 原文是 avon。

③ 原文是 hound。

④ 原文是 walden。

⑤ 原文是 shaw。

的意思都是树林。除了白雪和兔子的神话故事似的感觉之外，这是进一步的原因，使我以为我看见的是一片树林。

我也知道这栋房子在史前巨石阵^①附近。我知道有一条路能把人领到那个巨石圈附近；我知道在这条路高处的什么地方有一个观光点。在那最初的四天之后，当雨住了，雾散了，一天下午我出去，去寻找那条路和那片景色。

路上并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村子。对此我很高兴。那时候我总是一见人就有些紧张。我在英格兰待了那么久，可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我依然有些紧张，那种生疏反应，我依然感到自己是在别人的国家里，我感到我的陌生，我的孤独。每次到英国的一个新地方旅游——在别人可能是一次探险——可对我来说却好像在撕扯一块旧伤疤。

那条窄窄的公路，伸展在这个庄园红豆杉掩映的黑土地旁边。就在那条公路、铁丝网围栏和路边的灌木丛以外，丘陵的斜坡拔地而起。史前巨石阵和那条路就在那个方向。本来会有一条小路或羊肠小径从这条公路延伸出去的。要找到那条小路或羊肠小径，我应该朝左还是朝右拐？实际上，毫无问题。如果你朝左拐，你就会来到一条小路；如果你朝右拐，你就会来到另一条小路。那两条小路在杰克的小屋会合，或者在杰克的小屋所在的老农场那儿，在越过小山的河谷里。

两条路通往那座小屋。不同的路：一条很古老，一条很新。那条老路更长，更平坦；它沿着一条古老、宽阔而弯曲的河床；在老年间，一些马车常常用这条路。而新路——是指为汽车和各种机械开的——比较陡，径直通上小山又径直通下来。如果你在公路上朝左拐，你就会来到老路上。这条路一路上都掩映在山毛榉树

^① 史前巨石阵，圆形巨石柱群，建于约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400年，坐落于英格兰索尔兹伯里以北约十五公里处，是重要的历史遗迹和观光旅游地。

阴之下。它蜿蜒在这条河边的丘陵上；有时候它又下降到几乎挨到河面上。这里是一个小村落，只有很少的几栋房子。我注意到：一栋砖和火燧岩盖的小小的旧房子有着很漂亮的门廊；就在河岸上，很靠近水面，一所低矮、白墙的茅草顶小屋正在“建造之中”。（多年后，那栋小屋依然是在建造之中；穿过落满尘土的窗户，依然可以看见用了一半的一袋袋的水泥。）在这里，在这个村落里，你就拐上了通往杰克的小屋的那条老路。

一条柏油铺地的小路，从六七栋原来的小房子前面穿过，其中两三栋上面装饰着房主或建筑师、设计师姓名的精巧的花押字母和日期（这是这些小房子仅有的富于想像色彩的地方），令人吃惊的是，那是一个来自战争年代的日期：1944年。柏油路终止了，狭窄的小路变成了石头路；而后进入了一条峡谷，它变得宽阔了，有很多被车轮轧出来的坚硬的车辙，那些车辙被一条条粗糙、丛生的茅草彼此隔开。这条峡谷让人感到古韵幽然。左面陡立的斜坡遮挡住进一步的视野。这个斜坡光秃秃的，没有树木或灌木丛；它的表面覆盖着疏疏落落的野草，在那下面，能够看到一道道一条条的痕迹，好像一些伤痕，使人联想到很久以前的漫漫岁月；也使人联想到一些古老的炮垒和要塞。这条宽阔的路蜿蜒曲折；这条被道路占据的宽阔峡谷（可能是一条古代的河道）然后便直奔向远方，直到远处，在一段低矮丘陵的开始处才被挡住了去路。杰克的小屋和那个农场场院就在这条直路的尽头，在这里这条路就拐弯了。

通往那个小屋的另一条路，就是那条更短、更陡也更新的路，从那条主路向上，然后下到那条峡谷和那片农家庭院，路的北边种着一行防风林带，那些年轻的山毛榉受到一些更高大的松树的保护。在那道斜坡顶上有一个现代式的、金属墙壁的谷仓；在另一边，在向下不远的地方，那道防风林带有一道豁口。这就是看史前巨石阵的观光点：它在很远的地方，很小，不太容易

看见，不像军队射击场内的那些鲜红色或橘黄色的靶子那么容易看到。在这道斜坡的坡底，在下面，在这条岩石嶙峋、崎岖不平的小径旁，挨着这道防风林，是一些被遗弃的农场建筑和一排还有人住的农家小屋，杰克就住在其中一栋里面。

周围的丘陵都是那么坚硬、干旱，呈白褐色和灰绿色。但是在坡底的宽路上，在那些农场建筑周围，地面则是一片泥泞、乌黑。拖拉机的轮子在黑色的泥泞中压出了一些不规则的条形的水洼。

第一个下午，当我走到那些农场建筑那儿，走上那条挨着防风林的陡路，我不得不向人问去史前巨石阵的路怎么走。从坡顶的那个观光点往下看，它似乎很清楚。但是从那个观光点开始，丘陵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斜坡后面是另一个斜坡；低洼处和小径都隐藏在山后；在峡谷底部，泥泞和长长的水坑使路很不好走，而且使空间显得更大，那里有很多小径，有些似乎脱离了那条宽阔的峡谷通路，我被搞糊涂了。虽然，在空旷中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决不会忘记在第一天我曾向什么人问过路。那人是杰克吗？我没有留意那个人；我更关注的是这次陌生的散步，我自己的陌生感，以及我问路时的愚蠢滑稽。

人家告诉我，绕过那些农场建筑，向右拐，直直地沿着这条宽阔的主路走，不要理会那些诱人的干燥的小路，它们都是脱离开这条主路、通往另一边的树林的，那些年轻的树林使人错误地以为那里是乡村深处，以为那里是大森林的开端。

这样，经过那些小屋和农家庭院周围的泥泞，经过一大堆旧木料、纠结的蒺藜铁丝网和显然被遗弃的农业机械，我便向右转了。宽宽的泥泞道路逐渐变得杂草丛生——高而湿漉漉的杂草。很快，当我把那些农场建筑抛在身后，就感觉到自己行走在一条宽阔、空旷的古老河床里，那种开阔的空间感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

杂草丛生的路，古老的河床（如我所想），都是倾斜向上的，所以眼睛也被引导得向天空中望去；两边都是丘陵的斜坡，越向上越宽阔，紧挨着高远的天空。河床的一侧有一些奶牛，在另一侧，在一片牧场以外，是一个开阔空旷的地区，那里有一些小松树，一个小树林。这场景使人有一种岁月的沧桑感；给人一种空旷寂寥、土地无人占有的印象，似乎还是盘古开天、巨野洪荒的时代。那里看不到任何房屋，只有这条开阔而杂草丛生的道路，上面是高高的天空，两侧是宽宽的斜坡。

可能正是由于这道路的延伸才使人产生空旷的念头。但是当我走到这条杂草丛生的道路的最高点，和周围高高丘陵上星星点点的古墓荒冢站到同一个高度上，我俯视着史前巨石阵，我也看见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一些射击场和西埃姆斯伯里的很多整齐漂亮的小房子。从那种空旷与辽阔中穿过，我觉得自己的散步好像是一种幻觉，就像那个小松树后边是森林的念头一样。在四面八方——并不遥远——有一条条道路和公路，路上有许多色彩鲜明的卡车和小汽车，好像一些玩具。史前巨石阵，星星点点的古老坟墓在天边勾勒出丘陵的轮廓；几个军队射击场，西埃姆斯伯里。老路和新路；来自中途或一个不同的时代，那个盘踞在峡谷底部的农家庭院和杰克的小屋。

很多农场建筑已经不再使用了。谷仓和牲口圈——红砖墙，石板或瓦片铺成的房顶——环绕在泥泞的院子周围，都在腐烂之中；只是偶尔，一些牲口圈中才有一些牛——一些病牛，虚弱的小牛，与牛群隔离开。脱落的瓦片，破洞累累的屋顶，锈迹斑斑的波纹铁，歪七扭八的金属制品，无处不在的湿气，各种颜色的铁锈，褐色和黑色，在牲口圈里，被践踏得乱七八糟、像牛粪一样稀软的污泥上长着闪闪发亮的或死绿色的苔藓：在这背景下的那些被隔离的牲畜，就好像那些就要被人抛弃的东西，样子十分吓人。